

莫砺锋 新中国首位文学博士

文 张杰

莫砺锋(右)与导师程千帆
(莫砺锋提供)

的很多精彩内容,自然而然达到了能背诵的程度。夜里躺在炕上,黑灯瞎火中,他就一点一滴地复习、消化白天背诵的文章、诗词。《孙子兵法》《离骚》他可以从头背到尾,杜甫的诗,他背诵过800首。

他记得在1973年秋天,有一次刮大风,他住的房子屋顶被刮破了。深夜,他缩进被窝,看着破屋顶外满天的星斗,心里难受,突然想起一句诗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!”那一刻,他体会到了杜甫写这首诗时的感受,人也变得兴奋起来。

1974年,莫砺锋把能借到的中文书全读完了。此时他认识了一位返乡务农的中学教师,有不少外文书,其中有一本英文版《世界短篇小说名著》。“书厚如砖,字小如蚁,极其耐读。”莫砺锋如获至宝,一边查词典一边读,不经意间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。

从硕士一路读到博士 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

1975年,莫砺锋转到安徽省泗县插队。1977年恢复高考,他考入安徽大学,在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。大二第一学期,可以提前考研,同学觉得他成绩不错,建议他去试试。他本来不想考,但听说研究生每个月有35元助学金,这让他心动。但他很快发现,各校英美文学专业的考试科目都有第二外语——法语、德语或西班牙语,而安徽大学外语系要到三年级才开设第二外语。莫砺锋没办法,随手翻开招生简章,看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专业,招生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,他想:“我在农村背了几千首古诗,也许可以考一考,试试。”

考试很顺利,莫砺锋成为程千帆先生唐宋诗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。出生于1913年的程千帆,是著名古代文史学家、教育家,在校雠学、历史学、古代文学、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均有杰出成就。他在花甲之年重返讲台,格外珍惜机会,对知识传授怀有满腔热情。不过,此时的莫砺锋在农村生活多年,又是从英语专业转到中文系的学生,对这位研究古代文学的名家几乎没有了解。

那个时候,国内的研究生教育不分硕士、博士,统称研究生。开学典礼上,南京大学时任校长匡亚明勉励学生们:“国家马上就要制定《学位条例》了,以后有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,你们要努力,争取成为第一批硕士、第一批博士。”莫砺锋和同学们当时也懵懵懂懂,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颁布于1980年2月12日,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名单,程千帆教授是其中一员。

莫砺锋硕士毕业后,继续跟随导师攻读博士学位。程千帆教授为他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,还邀请周勋初、郭维森、吴新雷三位先生担任学术助手,指导莫砺锋研读典籍。“有点儿像手艺人带徒弟,四个老师带我一个学生。”莫砺锋回忆,自己按照要求规矩地读,得到了程先生手把手的学问真传,老师的高贵品格也给莫砺锋的一生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。

格也给莫砺锋的一生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。

1984年10月22日,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报告厅,钱仲联、程千帆、唐圭璋、徐中玉等古代文学大学和300多位师生见证了一场博士学位论文答辩。唯一答辩人就是莫砺锋,论文题目是《江西诗派研究》。答辩通过后,莫砺锋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,也是文学学科的第一位博士。这一年他35岁。他毕业以后,南京大学中文系才招收了第二个博士生。

面对“第一个文学博士”的美誉,莫砺锋觉得,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,只不过自己答辩的时间恰好比较早,有很大的偶然性。“学位制源于西方,在抗日战争之前,中国已经准备开展学位教育了,假如不是日本侵略,说不定我们的硕士、博士在那个时候就诞生了。”但他也说,“我们成为博士的意在于,博士的出现,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了正轨。”

博士毕业后,莫砺锋留在南京大学任教。在他后来的教学生涯中,也一直在传承程千帆先生的教学方法和精神,他说:“程先生怎么教我们的,我也这样去教我的学生,当然了,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认真。有的老先生主要是著书立说,而程先生则把教学放在了第一位。我觉得这很重要,所以我也不能亏待我的学生们,要认真认真地教他们。”

74岁告别大学讲台 继续普及唐宋诗词

进入网络时代,莫砺锋既遵循着传统,但也绝不古板。2018年,因为总打不到车,他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。在那之前,他没有手机,“我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或者教室,要不就是在家里,手机的用处并不大。”买了手机之后,他还请学生到家里来为自己“面授一课”,主要是想学用手机打车和扫二维码付费。

还有一件趣事。有一次他给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上选修课,两名坐在前排的学生总是低头摆弄手机,莫砺锋严肃地批评了他们。但课间休息时他了解了情况,原来那两名学生是在用手机查看课件。再上课时,他便当众向两名学生道歉,承认自己错怪了他们。

莫砺锋是象牙塔里的一流学者,也是走向大众的“师者”。2004年,他出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,工作更忙了,不方便专心写论文,他就用零碎的时间写随笔。他写了一本《莫砺锋诗话》,谈古典诗词与现代人的关系。出版后反响很好,好多读者给他写信,谈读过之后的体会。2006年,央视《百家讲坛》的两位编导登门拜访,请莫砺锋讲唐诗。他根据讲稿整理出版了《莫砺锋说唐诗》,印数达10万册。后来他又到《百家讲坛》讲白居易,讲稿的内容也结集成书,印数仍是10万册。

从那时起,莫砺锋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普及工作上,常去各高校、图书馆做公益性诗歌讲座。他认为,在当今社会,诗歌是人们精神上的清凉剂、桃花源。“陶渊明说过,‘心远地自偏’,远和近,在人的内心应该是一样的,这是一种生活意境,是一种稳定的情绪。古代诗人为我们构建了永远的精神家园。”

莫砺锋的学术生涯从未离开唐宋文学领域。

对此,他谦虚地说:“我的才能和悟性都有限,假如研究的范围太宽,肯定哪一样也做不好。唐宋时期的文学丰富博大,一个人哪怕是用一辈子的时间,也研究不透。”他最大的心愿,是做一个站在唐诗宋词“仙山秘境”入口处,向游客指点入山之路,解说沿途风景的导游,告诉大家,哪里别有风味,哪里曲径通幽。

2023年5月,74岁的莫砺锋宣布告别讲台,但仍愿意发挥余热,尽己所能去普及唐诗宋词,为大众读者做讲解。他说:“我告别了南京大学教室里的小讲台,会走向社会这个更大的讲台。”2024年,莫砺锋出版新书《莫砺锋讲唐诗》,内容是他在全国各地普及古典诗词所作的34篇演讲的结果。



莫砺锋 (摄影 雷远东)

随着普及工作的深入,莫砺锋意识到,古典诗词流传至今,不仅仅是专供学者研究的,更应该让大家去阅读、学习,获得精神上的滋养。他说:“纯学术是我们的使命,普及工作也是我们的责任,两者不可偏废。”板凳不坐十年冷,这是学者正确的态度,但与此同时,我们的目光也必须穿透学术象牙塔,进入社会,接触大众。应该拿出时间、精力去从事普及工作,编写普及读物,将经典名著引入千家万户,让大众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光彩灿烂,产生对古典典籍的阅读兴趣。”

几十年与文科深入打交道的莫砺锋,深刻体会到文科存在的价值,他总结说:“社会生活有一项重要的内容,就是如何去分配生活资料,马克思把它比喻为分食一碗汤,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·罗尔斯更形象地将其比作分蛋糕——理工科的学者从事的工作是制造出更大、更好的蛋糕,社会科学的学者要制订出更加公正、合理的分蛋糕规则,人文科学的学者要为大家制造精神的蛋糕。一个高度文明的文明,既需要物质文明,也需要精神文明。物质文明是人类福祉提供物质基础,精神文明为人类灌注精神内涵。”

莫砺锋访谈 古典诗词中包含 一种治愈的力量

问:您曾说过,苏东坡给您带来的影响特别大,体现在哪些方面?

莫砺锋:很多人钦佩苏东坡的旷达,我觉得,刚被贬到黄州时,苏东坡的心情肯定是委屈的、苦闷的,他将自己比喻成秋天夜晚的孤雁。但此时的东坡是坚韧的,这段时间,他的生命焕发出特别的光彩,艺术境界有了巨大的提升。在苏东坡身上,我看到了一个人在逆境中如何自救、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。这也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经历。插队时,我长年务农,是种植水稻的一把好手,从插秧到割稻,全都是内行。所以当我读到苏东坡在黄州开荒种地时,恨不得立即穿越,回到北宋黄州去。那时我插队的地方处于长江下游,和苏东坡所在的黄州是一个纬度,水稻栽培技术也是一样的,似乎有一种冥冥中的契合。

问:您喜欢苏东坡的哪些诗词?

莫砺锋:我特别喜欢《定风波》: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我们都是普通人,在漫长的一生中,很难做到全程一帆风顺,某个时刻一定会遇到困难。当你暂时处于低谷或者逆境时,如何应对?我认为,东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,他的天才和文学成就,我们普通人很难匹敌,但他的人生态度,我们可以学习。

问:当今时代,青少年阅读古典诗词有哪些益处?

莫砺锋:逻辑的论证、理论的推导,一时间还难以进入小孩子的内心,但是,阅读古诗,让孩子们感知鲜活的生活情景,发现优美的意境,这个过程就像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好雨,种种启迪,种种熏陶,都会不知不觉地沁入人心。读诗的最终目的是读人,阅读古典诗词的最高境界,是透过文字走近诗人的内心世界。等到孩子读的作品逐渐增多,他就会认识那些大诗人,了解他们一流的人品。让孩子从小与这些大诗人结为可以推心置腹的“好友”,难道不是父母求之不得的好事吗?会对孩子产生长远的文化辐射作用。

问:对成年人来说,古诗词最大的意义是什么?

莫砺锋:古典诗词对现代读者的益处,不仅仅体现在掌握汉语汉字的文字、音韵之美,更体现在对读者人格的熏陶方面。经典的古诗词,会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、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,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与审美旨趣,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诸如爱国、爱自然、重亲情、重友情、提倡奉献、崇尚高雅、拒绝庸俗等,这些价值取向,在古典诗词中都得到了充分、生动的体现。另外,当今社会竞争激烈,节奏快,人们的精神压力都比较大,有些人甚至焦虑、失眠、抑郁,古典诗词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的治愈内心的力量。

讲述

人生活在哪里,就爱哪里

我在天津唱爵士

口述 姜心韵 采写 徐雪霏

和姜心韵见面是在一个明媚的午后,她选了一家咖啡馆,黑白相间的色调搭配法式复古装潢,别有一番情调。她说她喜欢一切充满艺术气息的事物,这能让她的内心变得充盈。今年47岁的她,保持着姣好的面容、完美的体态,成熟优雅、万种风情这些词用来形容她丝毫不为过。

姜心韵生在上海,凭借天赋和热爱,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音乐这条路。2011年,她遇到人生的伯乐,来到天津,成为利顺德大饭店海维林酒吧的驻唱歌手,一唱13年。如今,她转换角色,从歌手变为活动策划人,推动多元文化的整合,她想为天津多干点事,因为这里是她第二个家。

14岁在黄河路首次登台 痴迷爵士乐走入利顺德

1977年,我出生在上海。母亲是会计师,父亲是电工,哥哥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高才生。一家人都是踏实严谨的性格,唯有我,好像有点另类,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,音乐恰恰给了我这样的途径。

14岁那年,我第一次站上舞台。那时候上海黄河路一带灯红酒绿,电视剧《繁花》里的场景,就是对那个时



姜心韵

期上海生活真实的写照。和黄河路的繁华不同,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靠边的工业区,没有高楼大厦,却宁静舒适。我白天上学,晚上乘公交车去黄河路,看着窗外变幻的街景,感觉仿佛乘坐了列车来到另一个世界,一个虚幻到有些不真实的世界。

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音乐的影响,我那时翻唱粤语歌,但和我理想中的音乐表达仍有一定差距。大学毕业后,我做了导游,天南地北到处跑,以为能实现我对自由的追求,但现实的落差感还是让我选择回到音乐这条道路上。

2003年,我和一支乐队去澳门,在大酒店当驻唱歌手,签了两年合约,但因为身体原因,我提前回了上海。这时我发现,上海的演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,随着上海新天地的出现,酒吧文化的氛围越来越浓。

新的舞台需要新的音乐。当时的酒吧,欧美流行音乐已成主流,我恶补英语口语和声乐,所有精力都用在音乐上,但也觉得难以实现个人价值。直到2004年,我在一家酒店看到一位爵士歌手的演出,她站在舞台上,旁边只有一架钢琴做伴奏,独特的嗓音伴随着优雅的音乐直抵人心。这种音乐的感染力,仿佛一下子为我打开了一扇门。我找那位歌手要来了她的歌单,一首一首地听,无法自拔地爱上了爵士乐。我不是科班出身,想唱好爵士乐很难,但我仍满怀热情,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。

2011年,我在重庆一家酒店做驻唱歌手,偶遇天津利顺德大饭店的总经理李立仁先生。他非常喜欢我的表演,提出一个设想,让我来利顺德,建立属于我们的海维林酒吧。

说实话,我的内心是拒绝的,我

从没去过天津,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概念,也不知道利顺德是怎样的一家酒店。但李立仁先生给了我足够的信任,让我觉得或许应该试一试。

第一次踏入利顺德,穿过新楼与老楼之间的走廊,推开那扇古朴典雅的木质旋转门,古典的韵味扑面而来,奢华的装饰、柔和的灯光、木质的楼梯,一切的一切都在诉说着这里曾发生过的传奇故事。那个瞬间,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舞台,我决定留下来,这一留就是13年。

与观众共同营造氛围感 带来更丰富的演出形式

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,从进入利顺德的那一刻起,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利顺德海维林的一张名片。在这里的每一天,我都要求自己必须有仪式感,穿有年代感的服装,做复古造型,希望让每一位来到海维林的客人都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这可能也是因为我骨子里保持着上海女人的格调。母亲从小教育我,无论在物质上是否富足,上海女人只要走出家门,就要有仪式感,无论任何场合,都要受人尊重,这才是真正的上海女人。

我在这里演出的第一周,就遇到了非常特别的客人。那是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,着装非常讲究,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华侨,在这里举办小型聚会。他们坐在那聊天,还随着我的歌声舞蹈。那一刻我觉得,在这个空间里不只是我,每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生活,享受当下,这种氛围感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。

我不喜欢一成不变,因此除了日常演出,还会自发地为海维林举办主题活动。我觉得利用这个平台来传播文化和艺术是最有调调的,它代表

天津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,我想把更多的演出形式带到这个舞台上。

这些年我为海维林付出了很多心血,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带有私密性甚至神秘感的空间,所以我没在任何平台进行宣传。这里虽然面积不大,却吸引了不少客人,几乎每晚都会客满,我也见证了许多人的爱情在这里生根发芽,留下美好回忆。

或许人生就是这样,没有一帆风顺。新冠疫情期间,我没有任何收入,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,不知何去何从。很多人劝我再去酒吧唱歌,但我不甘心走回头路,不想把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自我毁掉。我静下心来思考,觉得是时候作出改变了。我逐渐把自己的心打开,我在想,如果我有能力把这个行业的各种力量集中起来,大家齐心协力,是不是可以发挥出更大的能量?

我慢慢接触各个领域的团体,认识新朋友,挖掘资源。在酒店的这些年,我清晰地了解了它的经营脉络,我觉得,酒店不仅能提供场地,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,吸收更多的艺术文化形式,打造文化品牌。我和跟随我多年,最好的助手、钢琴师杜林芸一起有意识地做这件事,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最佳效果,但似乎冥冥中有一股力量,推动着我们前行。

在海河边开启津门乐宴 期待第二故乡越来越好

今年5月,我们和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合作,以海河为背景,上演了一场名为“津门乐宴”的主题活动。整场演出的策划都是由我和杜林芸两人来做,包括现场布置、演员调配、舞美设计、后期拍摄等。我们没收取任何费用,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以此为契机,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,如果能达到预期的效果,

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。

有朋友问我,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?我总会用李立仁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来回答。我曾问李先生:“您去过那么多城市,最爱哪里?”他说:“人在哪里,就爱哪里。”天津是我生活了13年的城市,是我的第二故乡,我生活在这里,就要发自内心地爱这里,我希望为我做些什么。

今年年初,杜林芸提出为我打造一个自媒体账号。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,但一直没机会,我们一拍即合,邀请专业摄影师“城记阿虎”合作,在抖音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开设了“百代心韵”账号。

一开始我们的内容以我的演唱视频为主,后来我们想,如果把账号作为天津和上海两地文化沟通的桥梁,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讲述在天津生活的真实感受,是不是会有说服力?这些年我被问过最多的问题就是,天津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给了你哪些不一样的感觉?我个人认为:上海可以满足所有的物质需求,可以接触到想要的一切;而天津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城市,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结,让我有了家的感觉。有朋友对我说,你说话竟是“天津”!

我们的自媒体账号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走在路上,我被别人认出来,这是我在天津演出多年都没有过的体验,或许这就是自媒体的神奇之处。我从没想过把自己包装成“网红”,但我希望让上海和天津两地更多的人认识我、关注我,了解我两地在究竟想要做什么。

今年10月底,我离开利顺德,离开了与我相伴13年的舞台。虽然不舍,但没有遗憾。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好的年华,演唱了无数我深爱的歌曲,对我来说,这已经足够了。但我不会离开天津,在我看来,天津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包罗万象,它像一张白纸,无论画上什么,都会精彩。我愿意把自己的热情奉献给这座城市,让我的第二个家越来越好。